

走上身心健康的光明之路

文 / 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我今年60多岁，退休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得病后视力一直下降；2007年做了白内障手术后不到两年又发眼病；2009年去成都爱尔眼科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黄斑病变，无好的治疗方法。当时我的视力只有0.1~0.2，人家看着很大的字，我都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

自从得了糖尿病，13年来我不得不一直服用降糖药，后来有半年多还每天注射胰岛素。2006年6月的一天，我突然嘴歪了，口水长流，出门散步倒在了阴沟里，当天就被送到医学院，查出得了脑梗塞，后来转回县医院住院治疗了20多天。医生要求有糖尿病的人要少吃饭，而且我服药后自己也不想吃，每顿勉强吃半小碗饭，人日渐消瘦，手指都细了。

由于长期生病，体质很差。夏天我都必须穿长衣长裤，更不敢吹风扇，最热的天气身上也不出汗。天气稍微转凉，上街我就要穿棉衣，街上的人都奇怪地看

着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出门了。我为了治病，还练过几种气功，但身体毫无起色。

十多年疾病折磨，尤其是后几年除了糖尿病，又增加了眼病、脑梗塞，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全靠家人照顾。病痛的折磨令我生不如死，这样的活着是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绝望的时候就想干脆死了算了，还可以减轻儿女的负担。

就在我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一个法轮功学员跟我讲了法轮大法真相，我明白了中共造谣宣传全是假的，法轮大法是修炼，对真正的修炼者有神奇的法病健身效果。2009年10月，我声明退出了以前被哄骗参加的邪党组织：共青团、少先队，心中常常默念法轮功学员告诉我的秘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的身体健康状况逐步好转。

2010年新年过后，我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修炼法轮大法！学法、炼功几个月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好。2006年至2010年2月期间，每顿饭我只能吃半小碗，

修炼后每顿能吃上1~2两米饭，超过修炼前一天的饭量。修炼之前，我的记性很差，经常说了上句，却想不起下句要说什么，修炼后记忆力恢复了正常；逐渐视力也有明显好转，比较小的字不用放大镜也能直接看了。

到了7月份，我去医院查血糖，空腹血糖4.3mmol/L，已经恢复正常。我知道师父已经给我净化了身体，我没有病，用不着吃药、打针了，我终于摆脱了跟随我13年的降糖药。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真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

今年夏天，我晚上睡觉还要开空调，与炼法轮功前的怕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我是能吃、能走，买菜、煮饭、搞卫生，家务活都是我自己干。认识了解我的人都说我的身体变化很大，很健康。

修炼了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真后悔明白大法真相晚了。在法轮大法中我终于找到了通往身心健康的光明之路，我要坚定的修炼下去。

我还了那笔帐

文/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理。

我以前是在一个国营企业上班，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承包了厂里一个门市，销售的是本厂的产品。我经常要回厂购货，到出纳那儿交钱。有一次我交了钱后，出纳给了我找补，因为以前从未出过错，当时又在说其它什么事情，我把一扎钱掂了掂，想都没想就塞小皮包里了。回到门市后我要记帐，才清点钱，结果一点我发现多了九百多元的现金，我不敢相信，又重新盘了货，才确认确实多了九百多元钱，这哪来的呢？我隐约觉得可能是出纳少收了 my 货款，心里略有不妥，不过，很快又被贪欲和兴奋代替了，那时的我整天都在想要发财的，我当时想：管它呢，又不是我抢的、偷的，钱这个东西当面点清，过后不认，捡到当买到。有了这笔意外之财，我高兴坏了，要知道厂里当时付我的工资一个月才300块。

后来，出纳果然打电话来询问，说她短了款，已问了很多人了，问我是否少付了款呢？我当时有些紧张，但家里人也说：不承认，你又不是故意的，谁叫她不好，每天那么多人出货，你不承认，她没办法的，于是我“坦然”否认我少付了款……

后来我把这笔钱用了，一丝愧疚都没有，时间一长没人再提这事，也就忘到脑后去了。

后来，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教我们做一个好人，做比好人更好的人，

在敬读《转法轮》中、在对照大法的“真、善、忍”的标准实修自己的过程中，我渐渐的去掉了以前各种各样的不好的观念、恶习，归正着自己的言行，从一个脾气暴躁、心胸狭窄、斤斤计较、贪占便宜却又烦恼多多、顽疾满身的人变成了一个脾气好、遇事想得开，能为别人着想，快乐、开朗，身强体健的修炼者，整个人真的从里到外变了个样。修炼后，我巨大的改变，被所有亲朋好友见证，我真诚的对待别人，勤奋努力的工作，在厂里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和赞赏，包括那位出纳。

修炼没多久，一天我在学《转法轮》时，突然想起了出纳多给我900多元的那件事，心里真切的感到不安，我得了这不义之财损了多少德啊。回忆我在占有这笔钱后，我真的出了很多事：得病，摩托车被偷，掉钱，很倒霉，反过来花的钱真不止九百多，只是我压根没把它们联系到这件事上来，认为那些都是偶然的，那时谁这样说我可能还会反感，认为是迷信。如今我修炼了大法，知道了善恶有报的道理，回头看看自己以前的几十年中发生的很多事真的是这样，印证了这个天

理。我当时很矛盾，心里想，还不还那笔钱呢，那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我当时那么肯定的否认昧了钱，现在过去一两年了，大家相处得不错，我去还，别人会怎么看我呢？我犹豫了很久，后来又想：那是我修炼前做的，大家都忘了这事，我现在修炼了绝不会再做这种事，再说我当时也遭了天理的惩罚，以后严格要求自己吧。就这样，我就没想这事了。

可是，一段时间后，随着我修炼大法的深入，我又想起这事了，师父教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转法轮》）我想，当时出纳短了这么多钱，不知承受了多大的痛苦，我现在明白了这些道理，我如果怕自己丢面子，难为情，不敢去面对这事，我不仅自己心理上矛盾折磨，更重要的是我没做到大法要求的“真”啊，没有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当时中共已在电视上铺天盖地的诽谤大法了，我也曾稍有犹豫，感到压力，但一想，大家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我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不管电视、报纸如何诬陷、诽谤，我都要按师父的大法来要求自己，我们做好人绝对没有错。

因为当时我们厂里集资建房，我们几乎没什么钱了，存折上就一千多元，于是我把这事和家人商量。家人也修炼大法，支持我还掉这笔钱。我想起那笔钱具体是九百几十元了，于是就取了一千元整。第二天，在出纳办公室只有她一人时，把钱还给了她，并诚恳的给她道了歉，并说明是因为我修炼大法后才这样做的，希望她不要被电视、报纸中的谣言所迷惑……我当时只见出纳睁大了眼睛，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后来她主动找到我，说是她家丈夫请我到她家做客，想好好答谢我们，还感慨的说：“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交谈中她也说到了当时短了款，她们俩口子为此吵了架，她也哭过好几次。我听了更加愧疚。是啊，我当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给别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自己做了坏事却不知道，我如果不修大法，可能仍然还在干这种伤人害己的事呢。我当时婉拒了她的邀请，觉得我这样做并不是想图她的回报……

后来，我被非法关押，就是这位出纳在警察那儿为我说过很多好话，警察听了这些故事后也对大法弟子生起了敬意。

在马来西亚古晋介绍法轮功

【明慧周报讯】二零一零年九月初，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应邀来到马来西亚古晋，与当地学员一起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

九月三日晚，学员们在Matang Jaya的园游会上派发了介绍大法的资料并讲述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真相。很多人以前没听说过法轮功，但他们很愿意接资料。第二天早上，学员们来到Amphitheatre公园炼功。公园的游人对功法很感兴趣，大约有二十多人现场学功。炼完功后，学员和其中几位新学员一起去吃早餐，过程中分享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体会，新学员听了很感动。

四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又来到当地的感化院，那里有四十位老师和八十位学生。学生排着队欢迎法轮功学员。主持人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受欢迎的情况。



图：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交流心得

四位学员上台示范功法，接下来由一位学员上台教功。学生们都很认真地学。就在示范功法将要结束时，台上的一个小银幕里突然出现了很多法轮不停地转动，非常美丽，颜色浅而透明。

五日早上下着细雨，但新

学员们坚持来炼功。他们认真学了第五套功法。随后又进行了交流，新学员们提出一些对法轮功的疑问和不明白的问题，老学员把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告诉他们。经过交流大家都表示会珍惜大法，坚持修炼下去。

二零一零年俄罗斯法会成功召开

二零一零年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一处度假村成功召开，除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中心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外，有来自海参崴、伊尔库茨克、乌兰乌德、阿巴干、托木斯克、秋明、瓦罗涅日和齐良宾斯克等俄罗斯各地和各民族的法轮功学员和辅导员代表参加。这是俄罗斯历年来参加法会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尤其是新学员很多，外地学员很多。

图：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交流心得



提前退“台”与推迟登“台”

文 / 云帆

最近一周，大陆高官访台，接连被告的事轰动世界。这也算是海外法庭控诉域外政界高官最多的一次吧，一周竟达三次。在这些控告中，出现了许多“花絮”，我们撷取一二，以飨读者。

陕西省代省长赵正永于9月13日抵台，可是，一走出机场，就有法轮功正告他被告的消息。这是啥滋味，刚刚套在脖子上的花环所带来的兴奋全被这消息一扫而光。所有的录像也都显示，赵正永一听到此消息，脸色猛地一寒，表情一下子凝固在那里，面色迅速转为铁青，仓皇上车，落荒而逃。在随后的行程里，无论赵正永走到哪里，正告他被提告和呼喊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声音就从未间断过。

本来，赵正永预计9月19日到高雄访问，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临时全部取消，并于18日下午6时搭乘立荣航空飞往杭州。他临走时，没有台方官员送行，可仍旧遇到法轮功学员对他喊话：“赵正永！你不要再迫害法轮功。”赵正永铁青着脸，不发一语，快步出境。

为什么要提前离台？这还用解释吗？不用别人去告诉他，他自己就知道高雄的法轮功学员都在那等着他呢。而且高雄对他的接待单位事前已向法轮功学员表示，在知道赵正永的人权暴行后，正在考虑降低规格、不挂欢迎横幅的事宜。这



图：陕西省代省长赵正永和台北市市长郝龙斌9月14日上午出席“两岸接力办花博—西安世园启动仪式”，在记者会结束，赵正永出亚太会馆时，受十几位法轮功学员递诉状和举横幅抗议。（摄影：宋碧龙/大纪元）

还去高雄干啥？不是自取其辱吗？所以赵正永来了个鞋底子抹油——溜了。

在赵正永被控告后，中共宗教局长王作安来台也被控告了。而且在王作安接受法轮功学员送给他的诉状时，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一个劲地说谢谢。当法轮功学员明确告诉他那是对他的诉状时，也是脸色陡变，举止失措。

这些消息不可能不传到即将于20日抵台的湖北省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的耳朵里。其人曾主持湖北省“610”的迫害法轮功事宜，被外界称为湖北“盖世太保”头子，双手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早在杨松抵台前，机场大厅已

有四、五十位法轮功学员等着送交诉状给他。而机场外面接机的台商团体私下表示，杨松等人两点多就已经到了，在机场内等了一个多小时。

这就很令人生疑了，杨松怎么窝在机场不出来？怕什么呢？外面还有迎接他的台商呢，怎么不去接受欢迎呢？显然，杨松是在考虑如何避开法轮功修炼者的反迫害诉求以及“迎接”他的诉状。可是再丑的媳妇也得见公婆啊，老躲在机场也不是事儿。可是他明知出来就会遇到什么情景，也就只好那么失魂落魄而又胆战心寒地呆着。直到确实躲不过去了，才在足足熬了一个多小时后，于三点半以后出关。



图：“盖世太保”头子杨松9月20日中午搭机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一下飞机法轮功学员即将控告杨松违犯“残害人群罪”的诉状，快递到他手中。杨松面对这个诉状礼物，面色愕然。（摄影：宋碧龙/大纪元）

下午3点36分，杨松刚进入桃园国际机场，法轮功即刻递上盖有2点4分高检署受理戳章的诉状。这可以说是递给中共官员诉状最快的一次了。杨松面对这个诉状礼物，面色愕然，浑身的不自在。

杨松等人一出海关，法轮功学员立刻大喊：“杨松你已经被被告了”、“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更令中共官员尴尬的是，在机场的大陆旅客也呼应地喊：“法轮大法好！”就在他踏上座车前，一位曾姓法轮功学员送上诉状并告诉他：“这是你的诉状！”杨松害怕地将诉状丢开，快步上车。此时，另一位人高马大的法轮功学员在车子的正前方，将“法轮大法真善忍使上亿人身心健

康”的横幅拉开，车上所有的大陆官员都看到了。

通过赵正永的提前退“台”和杨松的推迟登“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曾不可一世的人权恶棍，是多么的畏惧正义的力量。在中共极权的保护伞下，他们在大陆为所欲为。可是，当面对正义时，他们是如此的畏惧。从这个角度上看，恶党利用他们迫害了法轮功，可是他们自己被恶党害的也不轻。中共垮了台，这些迫害者的下场还用说吗？

但愿这两个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党徒能因此警醒，停止迫害法轮功，也希望这两个人在“台”的表演能给那些迫害法轮功的恶人“立此存照”，放弃作恶。

政治与选择

文 / 陈明

普世的政治

中国人所说的“政治”实际上是指“政”和“治”两个方面的事情。

政，就是有关国家的政事、制度、秩序、政策法规等等。那么这个“治”呢？“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

《左传》中记载郑国有许多人到乡校里议论国家政治。有人建议子产（郑国的政治家）把乡校毁了。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人们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有什么不好？他把敢于说话的人称做自己的老师。结果郑国在子产宽厚仁道政策的治理之下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资治通鉴·唐记》中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情：唐太宗非常喜好弓箭，有一回他把自己保存的十几把好弓拿给工匠看，工匠却说“都不是好弓”，唐太宗问其原因，工匠说：这些弓的木心不是直的，那么木头的纹理都不正，这样的弓射出去的箭即使再有力也会走偏的。唐太宗猛然醒悟：那么官员的品德如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

人类社会原来是没有“政治”的，只有以德治邦。后来古人所讲的政治也并不是权谋治人之术，更不是伏尸百万、千万的“政治运动”、权谋、整人，而是“心

正”、“兼爱”、“明明德”，是“政者，正也”的道德境界。直到近代，孙中山先生还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共产党的“政治”

马克思说：“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一拿破仑》）恩格斯补充说：“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于是，什么“大清洗”、红色高棉大屠杀，什么“整风”、“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的“政治运动”就必然的发生了。

于是，什么“路线斗争”、“思想斗争”、“大批判”、“表态”、什么“政治面貌”、“政治立场”、“政治生命”、“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可真是“政治”满天飞、遍地跑。

如此众多的“政治”都是谁“搞”的呢？是哪个老百姓吗？绝对不是。老百姓有什么权利“搞政治”呢？在当今的中国“搞政治”从来就是共产党的专利，是它的看家本事和最基本的统治手段。

在共产党“搞”的“政治”中，作为农村生产的组织者和稳定的基石的乡绅们被扣上“地主阶级”的帽子加以消灭和专政，作为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资本家阶层被消灭，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张志新

由于说了几句真话而被残酷的虐杀而且不准家人收尸，甚至是共产党自己的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只要稍不如共产党的意就可以随便将其致死而给人民甚至给自己的党徒都没有任何的交代……

辽宁省沈阳市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高蓉蓉，因为修炼法轮功于2003年7月被劫持至龙山劳动教养院，2004年5月7日下午3点被该教养院二大队队长姜兆华、副大队长唐玉宝在值班室连续电击了7小时。致使其面部严重毁容，满脸水泡，烧焦的皮肤与头发脓血粘在一起，面部肿胀后眼睛只剩一条缝，嘴肿得变形，连朝夕相处的犯人都认不出她了。但是恶党还不罢手，在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直接指挥下于2005年6月16日终于把大家公认的好人高蓉蓉活活致死……

如此这般被害死的无辜的中国人仅从1949年到现在就有八千多万之众。

中国人叫共产党的“政治”搞怕了，一提“政治”大家就不寒而栗谈虎色变，认为人类的政治都是这样的。于是共产党一高喊法轮功“搞政治”的时候，多少人在杯弓蛇影的恐惧中把仇恨无端的转移到法轮功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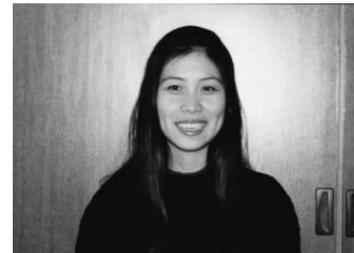
讲真相不是“搞政治”

朋友，我们法轮大法弟子是真正修炼的人，我们对于个人的利益得失是放弃的，超脱的，如同所有真正返本归真的法门中的人们一样，这是修炼人的本份。

可是当我们正当的修炼权利被剥夺的时候，当我们的师父被肆意污蔑，我们的信仰被任意践踏的时



图：高蓉蓉2004年5月7日被酷刑折磨，脸上是电烧灼伤。照片是受伤10天后拍摄的



图：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法轮功学员高蓉蓉

候，当大法被许多人误解的时候，当成千上万要做好人的人被抓被劳教被判刑被虐杀甚至活摘器官还被人们认为是“活该”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出来说明一下事实真相？我们应不应该向大家说明法轮大法是什么，迫害我们的共产党是什么呢？

所以讲真相、传播真相是顺天意得人心的利国利民积德行善的大好事，是天经地义的，是当今真正的修德人、正义的人们完全应该做的，就象当年基督徒在虐杀面前、佛教徒在法难面前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的那样。

朋友，我们想想，道理是不是这样？

朋友，请您选择

在人类正常的普世的政治观的角度上看，“政通人和”才能“百废俱兴”，“先正其心”才能“而后天下平”，孔子认为子产不毁乡校就是仁政，唐太宗要求官员们必须正直才能有益于国家政治，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不都是把从事政治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吗？

那么我们传播《九评》讲事实真相不也是为了人们的“安全和反抗压迫”的基本权利而行的正义之举吗？这怎么能和共产党一杀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的“搞政治”相提并论呢？

朋友，如果可以选择，您是选择文革呢还是选择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或康乾盛世呢？如果可以选择，您是选择西方的民主政治还是毛泽东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如果可以选择，您愿意做跟着林肯的普通一兵还是甘愿做毛泽东手下的红卫兵头头？您愿意奔赴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还是甘愿做江泽民的“610组织”的马列恶徒呢？我们应该做一个真正的炎黄后代呢还是认贼作父做马列子孙呢？在普世的正义的政治和共产党邪恶的魔鬼“政治”之间您应该选择哪一个？

虽然历史不能选择，但是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朋友，如果您选择的是一个有健康的人格和完整的政治权利的人，而不是一个时刻都可能被“政治”“搞”掉的炮灰；那么就请您退出共产党的党团组织，迎接上苍给予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自由、幸福、光明和殊荣。

陷冤狱已九年 侯延双生命危急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凌源法轮功学员侯延双被非法关押在辽宁沈阳监狱城至今已九年，已被迫害得出现脑血栓症状，已无法说话。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狱方称不“转化”就不放人。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城第一监狱十七监区。

侯延双于二零零一年在家中当地“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公安局、派出所及凌钢保卫处警察绑架；后被凌源市法院非法判刑十四年。侯延双在大北监狱被迫害出血压高达190mmhg，有心肌

梗塞、脑梗塞等症状，医院的大夫都说必须住院治疗，可监狱不给治，家属一直要求接人回家治疗，遭监狱拒绝。

九月十七日，侯延双家属突然接到狱方电话，称侯延双病情加重已住院，要求见家人。九月十九日，侯延双妻子、儿子及亲友赶到沈阳监狱城第一监狱。侯延双的妻子和儿子看到侯延双很憋气，说不出话，侯延双将写好的三个纸条塞给妻子，被在场的警察发现，立即上前要其交出纸条，侯延双妻子不配合，警察就要强行搜身，延双妻子厉声说：

谁也不准上来，你们谁都没有任何权力搜我的身！此时周围又上来十多个警察，并将他们围住，同时迅速将出口锁上。

侯延双的妻子和儿子经过几番周折才出来，说纸条是医院检查的结果，诊断侯延双有多处脑血栓，血压二百多，咽部有肿块。家人急切要求保外就医，监狱长说不“转化”就不予办理保外就医，也不准家属陪护。

九月二十六日晚上，侯延双家属又得到消息，说侯延双现在情况很不好，没有一个人照顾他。

武汉刘运潮被迫害至半身瘫痪

（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武汉法轮功学员刘运潮二零零九年四月被黄石市下陆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非法关押在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被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武汉市“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和沙洋范家台监狱为了逃避责任，已于九月七日让家人将他接回家中。目前刘运潮被迫害的不能说话，骨瘦如柴，半身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只能靠吃流食；而“六一零”恶徒还在上门骚扰。

身高一米八零的刘运潮从小就爱打架。长大后在一建筑队当泥瓦工，不务正业，街道、单位也对他无可奈何。他觉得活的真没意思，就破罐子破摔。成家后，生活非常困难，靠踩三轮维持生计，常常以老大的架势抢霸同行的生意。

可是就在一天早上，在公园里他听到了法轮功的炼功音乐声，看到了“法轮功简介”，里面讲修炼心性、同化“真、善、忍”等等，他当即决定修炼法轮功、参加集体炼功。

从此，往日的霸王学会了礼让，遵守规矩排队做生意，刘运潮开始严格按照“真、善、



图：刘运潮被迫害半身瘫痪

忍”要求自己。他曾讲过这样一段经历：“有一次轮到我载一对父子，当我吃力地将那肥胖的父子二个送到后，他们不付钱就走。我提醒对方没付钱，对方却骂骂咧咧说我没长眼睛，我火冒三丈，准备上去就两拳，但一想我现在是修炼人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忍住了，这时那父子俩已走远了，我这趟虽没赚到钱，但守住了心性，也值。”

可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他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告诉世人自己从法轮功中受益，被中共警察多次绑架。二零零一年，刘运潮被非法劳教两年，在

劳教期间，他曾被警察双脚离地吊铐三十五天，因长期关禁闭双目几乎失明，视力只有一米左右，双腿也留下残疾行走不便。即使这样，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回家才一个月，又被强行绑架送往洗脑班。

二零零七和零八年刘运潮又被中共当局绑架，并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被黄石市下陆区法院非法判四年刑，他在黄石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遭黄石市公安局殴打，长期不给吃饱饭，被刑讯逼供，比如被逼坐过三天三夜老虎凳。

八年，家属去密县监狱探望过吴广成一次，他消瘦了，之后密县监狱的中共警察就拒绝其家属探望。

原公司负责人被非法关押在郑州密县监狱

（明慧网通讯员河南报道）吴广成，男，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出生，曾是河南省开封市房屋经营总公司负责人。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四年间，吴广成两次遭开封市劳教所劫持迫害。二零零六年十月，法院秘密将吴广成非法判刑六年半，现吴被关押在郑州市密县监狱。

一九九七年九月，吴广成和王德平夫妻俩开始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初，吴广成就因炼法轮功被免职。

二零零一年一月至二零零三年一月，吴广成在开封市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劳教所政委指使犯人排队吐痰在吴广成口中；冬天，指使犯人把吴广成衣服扒光，用冷水浇；夏天，指使犯用棉被捆在吴广成身上，并用电风扇吹，劳教所的中共警察还将吃剩的馒头块用脚踩后逼其吞咽，还进行无端辱骂。

二零零三年三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吴广成再次被非法劳教在开封市劳教所，在这一年中，吴广成受尽非人折磨。开封市劳教所中共警察张勇打吴广成耳光，把吴广成的右耳鼓膜打穿

孔。劳教所政委还指使警察让吴广成坐“约束椅”长达十小时以上。在吴广成的解教日期接近时，开封市劳教所所长、政委、警察威胁他：“如果还不‘转化’，不写保证书，就永远不让你出去！”当时吴广成正视中共打手们说：“（我）就是不转化！就是要修炼！”他们不得不放出吴广成。

二零零五年七月九日午夜，吴广成被警察绑架后，开封市公安局龙亭分局到吴广成的单位威胁、恐吓其单位领导，勒索钱财。几天后，吴广成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曾绝食一天后走脱（没有穿鞋，几天后，他在当地法轮功学员家借了双鞋）。在这期间，吴广成无法回家，因为开封市国安在其家附近蹲坑试图再次恶意绑架吴广成。没过几天，吴广成又被国安，国保再次绑架至开封市看守所，强制扣留吴广成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在此期间，看守所不让家属探望见面，也不给任何说法。

二零零六年十月，法院秘密将吴广成非法判刑六年半，现被关押在郑州市密县监狱。二零零

殷进美遭酷刑逼供后被非法劳教

（明慧网通讯员江西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殷进美于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六日被警察绑架，遭酷刑折磨。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殷进美被绑架到南昌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半。

殷进美，女，是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莲花镇东城社区人。于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六日早上九时，殷进美因给不明真相的人讲法轮大法被共产党栽赃陷害的事实真相时被恶警绑架，后被送到看守所。

在看守所警察三天两头逼问殷进美认识谁，殷进美没有说，后来警察看逼不出来，就在二月

曾遭八年非法囚禁 宁夏马智武再被绑架

（明慧网通讯员宁夏报道）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二日，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马智武开车和其他几人到宁夏盐池县境内发真相资料时，被盐池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绑架。

马智武和另两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车被扣留。截至十四日，马智武还未回家，车仍被扣留，另两名同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已回家。

马智武原来是宁夏银川铁路分局安全监察室的司机，今年四十岁。一九九八年五月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

中共从九九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马智武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非法拘禁在宁夏银川市看守所，紧接着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宁夏白土岗子劳教所（宁夏第一劳教所）被毒打、野蛮灌食。

马智武绝食反迫害却被中共荒唐地列为罪证，他被非法判刑六年，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八日马智武被送到吴忠关马湖监狱囚

禁。其间，又遭恶警梁海望、郭戩望指使犯人虐待迫害。随意殴打、连续十几个昼夜不让合眼、架“土飞机”开“批斗会”（把双臂强行掰到脊背后面，把嘴用东西堵住，再用一根绳子绑上）。有一次，马智武被按到“死人床”上“抻”了四十多天：两只胳膊左右分开，拉得直直的，又把手铐紧紧的铐在手腕上，脚镣吊在脚上，然后把腿、腰用绳子绑在床上，脚脖子让脚镣拉的紧紧的，那真是痛苦不堪。在把他吊在“死人床”之前，给他灌的盐糊糊里放了好几种不明药物，盐糊糊是用洗锅水做的，而且里面还放了不少苍蝇。被灌食后，他的身体就象着了火，那以后半年里人无法走路，也无法站立，如果需要移动，犯人们就抬着。

马智武被中共当局非法抓捕、关押时，正值他的妻子怀孕。二零零八年二月，马智武回家时，他的女儿已经八岁多了。

李文波在云南省第一监狱遭折磨

（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昆明法轮功学员李文波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一监狱，恶警用四副手铐把他长期铐在铁栏上进行折磨，致使李文波身心受到很大伤害。

李文波，四十三岁，是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镇古城村的农民。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李文波被县“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遍及各级政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再次非法抓捕、拘留，十月十二日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非法秘密判刑，开庭及刑期都不通知家属。

二零一零年三月四日，李文波被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关押迫害。被送到省一监八监区当天，李文波认为自己信仰真善忍没有罪，法院对自己的判刑是非法的，决不承认，因此他拒绝穿囚服，于是监狱狱政科恶警与八监区恶警三十多人围攻李文波，同时指使李寿军等四名犯人将李文波按在地上，并强行剥去他的衣服换上囚服，李文波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以示抗议，恶警就指使犯人用封口胶布将他的口封住，为掩盖其恶行，

在外面又加戴上一个大口罩，随后把李文波拖进严管室内（八监区严管室设在一楼楼梯下，里面阴暗潮湿，有些地方人还不能站立），用四副手铐将李文波四肢成大字状每日二十四小时（除吃饭和上厕所解脱外）铐在铁栏杆上长达数月。李文波自被非法关押到省一监后，狱方不准他与别人接触，不准与家人通信，也不准家人探视。

此前，李文波曾经于二零零五年二月在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晋宁县“六一零”、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被非法劳教三年，于二零零五年二月六日送到云南省第二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期间，李文波先后在四大队、一大队、三大队多次转队迫害。并遭到警戒科科长裘开明、四大队大队长胡文昌、四大队副大队长张开顺、一大队队长陈迎松、石怀林、袁向军、李武、武华祖等警察及“包夹”王磊、黄海东等恶人长期酷刑折磨，导致双视力下降，牙齿被打掉六颗，左腿留有二十公分左右的伤疤。还被非法延长四个月的劳教期，直到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才释放。

二十日下午把殷进美带到十里分局四楼，先是审问殷进美多时，一看问不出来什么就要给殷进美用刑。

到了晚上七时，他们把殷进美叫到铁椅子上坐下，双手用手铐铐在椅子上，那椅子上面小下面大。殷进美不断的跟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不但不听还是照样给殷进美用刑，他们用手把殷进美的手往下按，并用脚踩殷进美的脚，真是钻心的痛。就这样殷进美的手脚渐渐的失去知觉，整个晚上都是这样。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殷进美送回看守所时，殷进美的手肿得有小腿粗，脚也是青一块紫一块，当时看守所里面的人都惊呆了，都说昨天好好的人送出去，今天早上送回来怎么搞成这样了，我们不收。最后他们与看守所的警察小声嘀咕一会，后来就收了。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殷进美被绑架到南昌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半，在那里恶人天天逼殷进美“转化”，企图让殷进美黑白不分，跟他们一样去说一些没有良心的话。这种迫害连节假日都不放过，殷进美没有说也没有“转化”。因殷进美在劳教所炼功，被姓黎和姓魏的警察关禁闭一个月。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殷进美被绑架到南昌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半，在那里恶人天天逼殷进美“转化”，企图让殷进美黑白不分，跟他们一样去说一些没有良心的话。这种迫害连节假日都不放过，殷进美没有说也没有“转化”。因殷进美在劳教所炼功，被姓黎和姓魏的警察关禁闭一个月。

嫦娥奔月的终极原因

文 / 赵秀华

嫦娥和大羿（非夏朝后羿）是帝尧时代的人，他们是一对很善良的夫妻，常常帮助老百姓做很多事情。有一天，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大地一下子好像快被烧了起来，人们无法耕种、无法生活；所有的庄稼、草木都被烧焦了；江河也被烧干了。山里、河里的怪兽、妖魔鬼怪都跑出来害人。

大羿看到百姓遭受这么大的痛苦，心里很是不忍。再烧下去，人们就全都要饿死、渴死了。他决定要尽全力帮助人民。

于是他告别了爱妻嫦娥，跋山涉水找寻神仙，求赐神弓和神箭。他攀过了九九八十一座高山，涉过了九九八十一条大河，又穿过了九九八十一座峡谷。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在仙山里找到了神仙。大羿跪着接下了神仙赐给他一把红色的神弓，和一袋白色的银箭。

大羿在对神仙跪拜叩谢之后，便带着神弓神箭，登上了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箭箭地射下了九个太阳。

从此，大地又是一片欣欣向荣，山林恢复了苍翠郁葱，稻米庄稼也再度丰收。老百姓又恢复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大羿不顾身家安危，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拯救了人民，立下了天

功，西山王母娘娘因此赐给他一壶长生不老药。

大羿回到家中，见到了久没见面的妻子很高兴，便滔滔不绝的跟她讲述他前段时间九死一生的经历，并告诉妻子王母娘娘以长生不老药相赠之事。

“这样我们夫妻就可以永生生活在一起，永远恩爱。”大羿高兴地对妻子说。

嫦娥没说话，只是微笑的看着久未见面的夫君，觉得夫君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你赶紧把这壶宝酒喝下一半，剩下一半给我喝。”大羿催促着妻子。

嫦娥打开酒壶，喝下了半瓶酒。她喝完酒后，觉得有种奇怪的感觉，身体很不舒服；把酒递给大羿时，一不小心，竟然失手把酒给打翻了！

大羿看到长生不老药被打翻在地上，发了一顿脾气后，转身出门打猎去了。然而，等他回到家里，却到处找不到嫦娥。他在外面一直找到了天黑，正坐在月桂树下休息的时候，一抬头，突然看见妻子嫦娥冉冉升空，正飘向那轮又大又亮的明月。

大羿向嫦娥追去，嫦娥却是越飞越远，越飞越高，一直飞到了月宫。

大羿懊悔不已。自己经过九死

一生，好不容易立功建业回来和爱妻团聚，得到了至宝不死药，换来的不是永生恩爱，却是生离死别。

这怎能让人不感慨：得到长生不老药，究竟是福是祸？

然而，人的命运是天定的。西山娘娘赐给大羿这壶不死药酒，也是按天意而行。

嫦娥本是天上的仙女，在天上看到神射手大羿，心生爱意；因为动了凡心，被贬到凡间受苦。她和大羿成为夫妻，一是为了却这段情缘，二是为帮助大羿完成救世的丰功伟业。在了却人间情缘后，两人便可回到天上。

但是，天上安排好的事情，却也会因为人心的变化，而发生一些改变。嫦娥失手打翻仙酒之事，并非偶然。

嫦娥在大羿离家期间，虽然饱受孤单寂寞之苦，但她并没有一丝怨言，反而更努力去帮助村民，度过炎炎的十日天。这期间，她吃尽了苦，把在天上动了凡心一念的罪业全还清了。

而大羿呢，本身就是天上派下凡间，让他在这场浩劫中，拯救苍生，所以早就帮他准备好了神射手的能力和神力。而他也确实为了拯救老百姓，不辞辛苦、不计生死的找寻神弓神箭，再以神力射下九个太阳。如此已功德无量，足以回归仙籍，因此王母娘娘才赐与他长生



不老药。

然而，大羿在返乡时，一路受到人民的爱戴与敬仰。人们不但把他当作救命恩人，简直像神一样崇拜他。大羿在不知不觉中便骄傲了起来，他不知这原本就是自己背负的使命，本来就必须完成；所经历的那些磨难，只是准备让他回天的一些考验。他却把这一切功劳都归

功于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

天帝看到了他这颗心，叹了一口气说：“把人世间的东西看得那么重，就算勉强能回到天庭，也会因为负重太大而掉下去呀。”于是，最后只让还清业债的嫦娥回到天上，大羿继续在凡间走完生老病死的一生。

（转载自《维德双月刊》）

研究证明红海海水可分开与《出埃及记》吻合

文/陆振岩整理

根据《旧约·出埃及记》中记载，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离开埃及，在前有红海阻挡，后有埃及追兵的危境中，“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上岸之后，海水回到原处，淹死了大批的埃及法老追兵。

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大风吹开海水”显然是荒诞不经的天方夜谭，三千年来，除非虔诚信徒，很少人把这段颇为神奇的记载当作历史事实。不过美国国家大气科学研究中心的几位专家却不这样认为。

据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九月二十一日的新发布稿，专家们声称，他们使用计算机模拟了圣经中记载的三千年前这一场景，结果表明，一夜强劲的东风完全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地点打开一个陆地通道，让人踏着泥泞安全通过。而一旦大风减弱，海水就会合拢，重新淹没陆地通道。

“我们的结果和出埃及记中的描述吻合得相当好，”这项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卡尔·德鲁如



是说。

对红海分开的事迹，各宗教版本记载略有不同，但都提到在约三千年前，摩西率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后有法老王追兵，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彻夜东风吹出一条两边是水墙的安全通道。红海一分为二，让摩西和族人安全走到对岸后，海水又合拢淹死追兵。以色列人上岸之后，海水回到原处，淹死了大批的埃及法老追兵。

在这项研究发表后，可能即使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会对古代“神话传说”可信度加分。这里并不想考证这个传说的确凿与否。回顾一下许多人对这类神话传说排斥的思路，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循环逻辑：

《出埃及记》中的大风吹开海水是“迷信”传说而不是历史记载——因为虽然当时可能有三百万人见证，但这是“愚昧”

的古人传下来的神话，所以不可靠——说古人“愚昧”是因为他们科学不发达，连这样不靠谱的事都相信（科学上找不到根据嘛，不象想现代人很“理智”，只相信科学上能解释的事情，解释不了就不是事实）！

说来说去，就是因为看起来目前从科学上找不到根据的事情，就是迷信！比如有人不相信不吃药不打针，修炼了法轮功就治好了许多人的绝症；有人不相信许多老年大法修炼者出现返老还童、白发变黑、老年妇女来例假等等超常现象，也是出于这种循环思路。其实正是这种思路反而阻挡了科学的发展，使其只能在已有的框架中转圈，无法做出突破性的发展。从前不是有人断言飞机上天是不可能的，因为违反当时人们认为的金科玉律（比空气密度大的物体永远飞不起来）？可是人类所有的新创造恰恰是突破前人的局限而得来的。

参与这项研究的美国大气研究中心科学家们倒是有勇气敢于探索的真正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态度应该令许多人深思。

王恕爱民恤民得善报

文 / 智真

明朝三原人王恕，注重气节和修持心性，提出“顺天理而善者为性之本”。任扬州知府时，各处发生水灾，他救人心切，不等待向上报准，就发放粟米赈济饥荒，又普遍施行贷款，赈救灾区居民，由此救活二百余万人口。其后被召入朝中任吏部尚书，清廉严明，所荐用的都是正人君子。太医刘文泰往来礼部侍郎邱浚家中，求邱浚举荐升官，被王恕所阻止，刘文泰由此衔恨王恕，于是和邱浚商议从王恕的著书中挑出语句，向明孝宗诬

奏说王恕心目中无人臣礼。王恕奏明真相，皇帝审问属实，下令将刘文泰入锦衣狱，贬刘文泰内廷御医官职。后来邱浚去世，刘文泰前往吊祭，邱浚夫人大声呵责刘文泰出去，并说道：“由于你的缘故，使我相公毁伤王公，担负不义的罪名，如今你何必来吊祭呢！”后来王恕一直任吏部尚书并加太子太保等，享年九十三岁高寿去世，皇帝赐谥号“端毅”。王恕有五个儿子，十三个孙子，个个贤德而且显。

在中国古代，当权者实行「德政」不是一个罕见现象。今天的中

共治下当官的道德低下，贪腐遍地，反说自古如此，「天下乌鸦一般黑」等等，不过是受党文化影响为中共遮羞而已。

王恕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仁人胸怀，救人急难，发粟赈饥，救活两百余万人命；又为国举荐贤才，公正无私，他的一生富贵康宁寿考，子孙又昌盛显达，足证平生所积阴德广大所致。至于刘文泰因为热中升迁被阻，竟要诬陷正人，结果不但被下狱贬官，而被邱浚夫人所呵叱的话更比遭受处罚还要严厉，这也是心术不仁的下场。

浅谈消灾避难

文 / 实见

据《剧谈录》记载，唐代有个人叫郭郛，原本是栎阳县尉，后来触了霉头被免职了，然而这只是霉运的开始。郭郛被免职后久久得不到调令，只好困居京城客栈，愁眉不展，一天比一天穷困潦倒。他经常看见有两个怪物，穿着绿衣服，长的跟猿猴一样，寸步不离跟着他，别人却看不见。他出门，怪物跟着；进屋，怪物也跟进来；起床，怪物跟着；睡觉，怪物就守在床边。郭郛不由得毛骨悚然，却又无可奈何。

凡是郭郛想寻求帮助脱困，怪物一定与他一起去。因此郭郛造访达官贵人，次次碰壁；亲友见到他，都翻脸如同见到了仇人。郭郛不管用符篆法术驱邪，还是遁入荒野山林躲避，都甩不掉这两个如影随形的怪物，竟足足被霉运困扰了几年时间，其间的穷苦失意一言难尽。

一天晚上，两个怪物忽然来向郭郛告别，说：“我们趁着你的厄运，久久不别去。今天我们等天一亮就呆不住了，走后就不会再回来了。”郭郛很高兴怪物将离去，问它们要去哪里，怪物说：“世上象我们这样的生物很多，只是人看不见罢了。如今我们要去胜业坊富人王氏家散尽他的家财。”郭郛说：“王氏家财万贯，你们一下子怎么散得尽？”怪物说：“我们先从安品子入手。”这时晓鼓忽鸣，怪物立即消逝了。郭郛起床洗脸漱口，便觉得神清气爽，胸襟开豁，愁云孤愤一扫而空。他试着拜访亲友，亲友无不一改前态，热情接待。不到十天，郭郛就见到宰相当面陈情，如愿以偿得到了通事舍人官职。

郭郛有个表弟张生，是金吾卫佐，交际的人都是豪侠。张生年轻好奇，听到这件事不大相信，他知道胜业坊的王氏隶属左军管辖，从此就偷偷去那里察看。王氏为人节

俭，费用也很少有过份之处。家中有歌舞艺妓，其中长相端庄秀丽的很多，她们外穿华丽衣服，姿容娇艳俏丽，但王氏回到房里仍然没有改变志向。

有一天，他和宾朋经过鸣珂曲，有一个妇人浓妆艳抹站在门口，王氏勒马停步，流连忘返，喜形于色，于是召和他一起的人摆酒设宴，寻欢作乐。张生也参加了。打听这个人，原来就是安品子的弟弟。品子善于唱歌，这天唱了几支曲子，王氏全拿财物馈赠。在座的人对他这样巨资耗费都非常惊讶。从此经常看到车马载着财货从他家运出来，没过几年，他家就贫困不堪了。

世人都想消灾避难，但在红尘之中，多少世人在大难降临之时，比如突然得了什么绝症，他却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多少世人在害人的祸水面前，比如中共搞的一系列整人运动，他却随波逐流？

灾难的发生是有原因的。佛家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世人被世间假相所迷惑，形成了不好的观念，做下了不好的事情，就会欠下罪业，给自己带来厄运，这是灾难的根本原因。中国人讲治病要标本兼治。所以古人要消灾避难，首先要勤修道德，弃恶向善，有句话叫作：“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一个人如果听信了中共邪党的造谣宣传，对“真、善、忍”产生了仇恨，对愿意按照“真、善、忍”做人的法轮功学员产生了仇恨，他会无意中造下天大的罪业，会招来非常邪恶的生物让其走入厄运。试想，如果一句“真善忍好”都会触动你仇恨的心理，那你说你成了好人还是坏人？如果一个人喊“真善忍好”都会被定罪，那你说这个社会是善良的的还是邪恶的？善恶是非一定要明白，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的消灾避难、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九死一生 陈振波被迫害致残

文 / 陈振波

我叫陈振波，家住山东省平度市福安花园，原金华元种业有限公司会计。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因散发真相材料遭人诬告，被警察非法抓捕，后被关在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驻地），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这段时间里，为逼迫我“转化”（即放弃信仰），劳教所对我实施了灭绝人性的折磨。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我一个残废的身体被抬回家。

以下是我在劳教所里的遭遇。

第一阶段：小打小骂

二零零九年一月八日，我被正式投进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分在二大队一班（吸毒班）。先被关在仓库和浴室共半个月，后于阴历腊月二十七（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警察把我关进厕所（约四平方米，一年半的劳教刑期在这里住了八个多月，两个大年初一在这里度过）。

这第一阶段的一个月时间，由包夹刘文蓉（四川省人、孤儿、二十三岁、传销者）为主监管，一名协助包夹一天一换（都是二大队一班的劳教人员）。这期间对我采取饥饿、不许上厕所、不许洗脸、刷牙、洗脚、洗头、洗澡等手段。当然也少不了侮辱谩骂，有时拳打脚踢，逼我转化。在厕所罚我靠着便盆面壁坐小凳，不许睡觉，我一迷糊，包夹就敲面盆惊醒我。大约第三天晚上，我晕倒了，她们拿进一块小木板要我躺上面（约一个平方，伴随了我一年半时间）。后来每天只允许睡四个小时。

这段时间，刘文蓉曾对我说：现在老大（赵文辉，警察，二大队大队长）和赵二（赵丽丽，警察，二大队副大队长，分管一班）还没给我太大的压力，后面压力大了，我对你也不客气。

挂铐子七天七夜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警察夏丽、宋敏、刘桂珍、还有一人，共四人，全副武装、拿着两副铐子气势汹汹来到厕所，把我拖到厕所窗下，两只手分别铐在窗两边的铁棱子上，脚站地上，身体站直，人体成十字型固定住，没有一点活动余地。我极力反抗，并大喊“法轮大法好”。夏丽用宽胶带把我的嘴封起来，胶带围着我的头

缠了好几圈。赵彦（吸毒者、青岛人、三十七岁）和刘文蓉用被套套在我头上，拼命往前拉，大约拉了五分钟，我感到颈椎疼痛难忍，造成我颈椎、脊椎、胸椎、腰椎扭曲，不在本位，绞着一股劲。这期间，困了稍一迷糊，身体下坠，两手腕就被铐子勒紧，疼如刀割，只看到手、胳膊发青色，手腕流血。这段时间二大队一班的劳教人员七、八人轮流看管我，有时给我一口菜吃，没记得喝过水。因神志不清，只记得有时有好心的劳教人员偷偷给我接尿。七天后把我放下，我的手已无知觉，手腕的一圈长满了血泡，象肉瘤，三个多月后才消去，直到现在还有伤疤。

第二阶段：暴打十五天

摘下铐子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二零零九年三月六日，赵丽丽安排姜丽霞（吸毒者，山东龙口市、二十二岁、父母抚养者）、孙丹丹（吸毒者、黑龙江人，二十一岁、父母离异）来监管我。

到了晚上，姜丽霞、孙丹丹就来到了厕所，先给我扒掉了棉袄和毛衣，上身只穿秋衣和单层的劳教服，又开窗、开门（劳教所的最西北角），并说她们（警察）叫脱的，不脱他俩就加刑。那是山东春天特别冷的那个时候，当时外面正下着大雪。孙丹丹说：“你不是不转化吗？我们已换上鞋（硬底鞋）伺候你了。”她们要我站在一块三十公分的地面砖上，立正站着，不准靠墙，双手贴裤缝站好（以后整一个月罚站），接着就用脚踢头、后背、前胸、乳房、阴部，用拳头打，累了歇歇再打。姜丽霞咬着牙两手撕着我的头发用力拽，用鞋底打胳膊、脸，用笤帚打头，不住往我脸上吐痰。这次被她们打得前胸后背的肋骨象断了一样的疼。

之后半个月一直这样折磨我：不让吃饭，记不清几天给一口馒头吃，并且把这口馒头先在厕所地上擦擦再给我吃；不让睡觉，有时我站不住，头撞在墙上，有时撞在地下，昏了就不知他们怎么打，醒后只感到浑身疼；不让喝水，有次打昏了我，用水泼醒后，又用暖瓶泼我，我说：“你别泼了，把水让我喝了吧。”她让我喝了一口，后来我看到盖里面有痰，下次我再要求时就不给了。不让洗澡，这半月也同样一次没洗澡，到那时，已经

三个月没让我洗澡了，脸、脖子、身上都是黑的。不让上厕所，有次我实在憋不住脱下裤子就在地下尿，她俩把我的棉袄和羽绒服拿来擦尿。半月结束的时候，实在憋不住了，我要求大便，姜丽霞和孙丹丹不允许，宋丽娟（警察）说，“明天再说吧。”我就要大便，两个包夹就变本加厉地打我。六个小时后（晚上十二点），孙振鸿才领我去劳教人员厕所大便。我拉不出来，就自己用手抠。以后我曾经最长四十几天没大便。

据一个同班的劳教人员说，我有次昏了后，孙丹丹又在我身上踩了四十多脚。这段时间几乎处在昏迷状态，全身天天是湿的，头和上身是泼的水，下身是憋不住了的时候，尿在裤子里的尿。听别人说当时身上都结冰。半个月的时间，头脑昏昏沉沉，脑袋把厕所的地、墙、便盆和一把椅子几乎撞遍了，有时昏倒，用水泼不醒拖不起来的时候，孙丹丹就把我的头按到和脚的位置对齐，用脚踩我的后背和头，用钩毛衣的钩针扎我的头部，发髻边被她扎遍、已经肿了的脚被扎得流水，右耳前边脆骨被扎透，拔不出针来时她自己吓哭了；拖不起来时后背被她用钩针划了两条沟，当时我都没知觉，是后来换班的看到告诉我的，至今留有伤疤；我浑身都是伤，颜色除了青就是紫，脸上淌着血，衣服上血迹斑斑。

有一次我的头倒地，扎在厕所拉门轨道上，自己无力起来。姜丽霞、孙丹丹每次把我打昏后，狱警赵文辉都会从劳教所外给她二人买回馅饼奖励，赵丽丽则给她们买辣椒酱。在这次暴打我之前，赵文辉给她二人买了一个烧鸡鼓励他们（劳教所规定不允许外买）。

第三轮攻势：三十天

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我又经历了生不如死的一个月。这段时间主要行凶的是王玮（团伙抢劫犯，山东日照市、二十三岁）、徐劲（诈骗犯，山东临沂市、二十三岁、自己说是抚养者）。刚开始三天一点不给吃喝，一个月一天给一口馒头，或给一口稀饭，大便也是这三十天将要结束时我用手抠的。在这最热的天气一个月给了两次水，每次只一小口，喝到口里还不满口；前四天白天晚上二十四小时不许睡觉，后来六、七天允许



图：陈振波被迫害后抬回家的照片

每天睡一个半小时（都是在地上躺着，2:30至4:00），最后的约十天时间允许睡两个小时（2:00至4:00），不让睡觉的时间，一闭眼就挨打，眨一下眼皮也被打，我就强迫自己竭力睁大眼睛。

二十四小时只许小便一次，有四次是隔三十个小时才准小便一次。一个月不许洗澡，最热的夏天手、脸一滴水都没沾着，看着手都是黑的。有时罚站、有时罚走，因头晕，有时走到墙上，有时走到包夹身上，有时走到暖瓶上。包夹经常用拳头、用手掌狠命地打我的头、打脸、打鼻子、打眼、打嘴，脸上整天青、肿、血迹不断，有时用脚踩腿、踩脸，用拳头打遍全身，只不后背（因为后背已成重伤），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高声辱骂不堪入耳，并辱骂我的母亲和女儿。有一次王玮咬着牙用木板（四十公分长、八公分宽、厚）打我头，连打四下，我晕倒了。她有一次说：“用脚踢肚子，检查还检查不出伤来，还叫你疼，我在外面治一个女孩，用铁丝拴住她的奶头，牵着她转了一圈，她疼的叫我

奶奶求饶。”说完就拽着我头发按倒在地，用脚踢我肚子。

有次郑锦霞（警察）在门外值班，听到我的哭声，说：“准备好臭裤头、臭袜子，再哭就给她堵嘴。”王玮和徐劲都曾经用笤帚沾了尿抹到我嘴上。不打时还要我干活，我对赵丽丽说：“赵队长，我头晕，手发麻，干不了活。”赵丽丽说：“你不是颈椎的事，是贫血五克，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我问医生了，你死了也是自然死亡。”（她们早就做好我死亡的打算了）

长期的暴打，致使我颈椎、脊椎、胸椎、腰椎受损变形；头向左歪，不能走路；一段时间上下牙对不齐，咀嚼、下咽困难；眼睛视力几乎丧失；左身麻木；腿脚肿胀；小便失禁。劳教所有一年半的时间没让我的家人见我一面。这就是丧尽天良的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的“和风细雨”的“转化”。

原文请见明慧网<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8/11/228201.html>，本文因篇幅所限，有删节。

张成美被王村劳教所迫害致死前后

文/陈振波

我叫陈振波，已被山东省王村第二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残。下面是我被非法关押在王村劳教所期间所知道的、法轮功学员张成美被迫害致死的部份经过。

山东省临朐县冶源镇法轮功学员张成美（女），2009年12月8日被临朐县公安局国安大队绑架，大约是2010年元旦前后，被投进王村劳教所，被编入二大队二班，却一直一直被关押在警察办公室内（关我的厕所的对面）。

二大队恶警指使王智（四川人，吸毒者）、林凯琳（烟台人，卖淫者）、赵立芹（东北人，卖淫者）、蔡云娥（东营人，犹太）、孙晓莉（黑龙江人住日照，抢劫者）、赵四妮（临沂人，打人者）



图：张成美

等恶人对张成美严管殴打。林凯琳经常过来跟迫害我的恶人（孙晓莉）议论她们殴打张成美的情况，

并且我也经常听到打她的声音：长期暴打她，天天打，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大小便，不让洗涮，长期罚站，往嘴里抹尿，用蘸满尿的抹布堵在她嘴里。孙晓莉和林凯琳在一起谈论说，用尿抹布堵她的嘴的手，洗多少遍了还有尿味。

蔡云娥、林凯琳她们强迫张成美转化并骂大法师父骂大法，张成美就喊“大法好！”我就听到她们打她的声音，咣咣咣撞墙、倒地的声音。有一次赵四妮把笤帚都打碎了（赵四妮打我时一贯是用拳头打头打脸，非常狠）。孙晓莉在赵文辉（二大队大队长）、郑金霞（二班队长）的指挥下经常去毒打张成美。孙晓莉一过去，我就喊大法好！她就又回来打我。我曾劝孙晓莉不要再过去打人了。她说：“我不去打不行，郑金霞骂我：

你是个死人吗，叫你在这里干什么的？”

有一次，我听到那些恶人又在打她，孙晓莉也跑过去打，我就喊“大法好”，赵文辉和孙晓莉同时冲进厕所，孙晓莉用拳头打我后背，赵文辉就野蛮地摔打我，不准我喊“大法好”。我说：“你们已经把我打残废了，不要再打出第二个陈振波”。

每次我在监室里喊“大法好”的时候，张成美在对面也喊“大法好”，在张成美被迫害致死的前两天，我喊大法好的时候就听不到她的声音了，我就很为她担心。

大约在阴历的2009年腊月二十二（2010年2月初）左右的一天深夜2点，我被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惊醒，听到七八个狱警出出进进、慌慌张张的声音，由王军（劳

教所政委）指挥着忙活了好长时间，我亲耳听见王军急促地说“找病历、找病历”。从此后就再也听不到张成美的声音了。

第二天早上两个人把我拖进了咨询室，没让我回厕所，我就知道张成美出事了。第二天白天在咨询室见到林凯琳，我问她：张成美呢？她象什么事没发生一样说：不知道。

张成美刚被劫持到劳教所的时候，是一个很壮实的人，一个多月的时间再看到她的时候就成了皮包骨，整个人脱了像。

我从劳教所出来后就打听张成美。后来听说，2月6日她被迫害致死在劳教所医院里。家属见到张成美的遗体，发现她被打掉了牙，打断了胳膊，瘦得皮包骨……警察不让她家属照相，逼着火化遗体。

波兰小城喜见法轮功

九月十八至十九日，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波兰著名农业城市斯凯尔涅维采（Skierniwice），参加为期两天的“鲜花、水果、蔬菜”丰收节，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一位养蜂人说：“我们总是祈求上天降福于人，岂不知福份更来源于人自己的道德，这个道理好象人人都知，又好象离人人太远。今天法轮大法让我清醒，或者说让我惊醒。谢谢你们。我知道了如何把我的这个甜蜜事业做得更好。”

斯凯尔涅维采距华沙西南方向约七十多公里，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纯朴善良，勤劳耕作，常常在秋季获得大丰收，人们相信这是天上掌管种植的神对他们的青睐和奖励，所以当地老百姓总是在收获季节载歌载舞以各种方式向天神感恩。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将每年的九月份某个周末定为“鲜花水果蔬菜”丰收节。

今年的第三十三届丰收节，全城百姓倾城而出参加盛会。中午十一点半，在军乐队的带领下，游行正式开始，人们将丰收的果实做成巨大的各种各样漂亮



形状，排队参加游行，姑娘和小伙子也穿上绚丽的波兰民族服装，在街中跳起欢快的舞蹈。

当法轮大法学员的彩船出现在人们视线中时，喧嚣的声音顿时消失，好象时间都停止了，宁静中只听见“普度”、“济世”的音乐在空中回荡，如甘露撒入心田，瞬间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经过主席台时，大会主持人为观众介绍法轮大法，大屏幕上不断显现“法轮大法在波兰”的横幅实况，并不断给出彩船上正在演示的法轮功功法的特写镜头。

因围观人群过多，当地保安不得不为彩船几次专门护航。在终点站，很多人等在那里准备和“法船”合影，和法轮功学员合影。

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又支起帐篷，搭起展台，在祥和的炼功音乐中，向小城民众展示完整的法轮功五套功法。人群依然象潮水般涌来，他们阅读法轮功真相资料，观看功法演示。一对从华沙来的夫妇，站在那里观看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最后说：这功太好了，我们一定要学。

悉尼庆祝八千万中国勇士“三退”

澳大利亚悉尼退党服务中心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国城以及附近主街乔治街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庆祝八千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向社会传达“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重要信息。

退党服务中心代表马恒隽先生在集会上演讲表示：“退出中共不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是一场精神觉醒的道德回归运动，是秉承天意而行的，是必成的，任何试图阻挡这种人心向善、重归天理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无论中共如何垂死挣扎，逆天而行，最终都会随着中国人对邪恶的彻底抛弃而灭亡。所以‘三退’运动的重点不在中共，而是在中共灭亡前还能有多少中国人被救度。”

来自悉尼各界的数位不同团体的代表也在集会上发言，支持八千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集会结束后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们又在唐人街和乔治街拉横幅筑起真相长城和现场“三退”活动，专门为中国人提供“三退”服务。他们还在唐人街举办了揭露中共迫害广大中国民众的真相图片展。众多路人驻足观看，了解真相。

来自于北京六十多岁的张



图：悉尼街头，声援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先生说：“八千万人，他们代表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代表了中国人的人心所向。”“我作为一个北京的老人，从共产党成型的那天起，我就看到共产党没有一天停止过杀人，从镇压反革命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六四’事件，它们做了这么大的坏事、杀了这么多的人，却宣称一枪没开，一个人没死。这样的弥天大谎它们不感到惭愧，没有内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视百姓如草木，太残酷了。”

张先生希望中国大陆的人民能够广泛传播《九评共产党》，

希望在海外的华人社区的每个侨领们也来了解《九评》，希望每个到海外来的中国人能认真地去读一读《九评》，认清共产党的真实面目。大纪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海伦说：“现在有很多人已经明白了真相，找我们退党的人很多，退完了还一个劲地感谢我们。有人说：我们早就知道共产党不好，但是没有地方退，现在可找着你们了。还有的人说，我在中国就听说有退党的，但不知怎么能找到，我今天见到你们太好了，赶快帮我退出中国共产党，帮我们全家人都退出来。”

保加利亚妇女杂志：中国女士死里逃生的经历（续）

（接首页）因为法轮功的神奇效果，一九九九年之前，中国已经有大约一亿人修炼。这是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法轮功包括打坐，功法简单易学，任何人都可以学，而且是免费的。

* 被中共政权禁止

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法轮功没有人员名单，所以很难统计世界上共有多少人修炼。“法轮功既不是宗教，也不是政治。”刘女士说。但中共的前头目江泽民视法轮功修炼者为“国家的敌人”，并开始迫害法轮

功，虐杀法轮功学员，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

* 你能想象修炼会成为被迫害的原因吗？

因为刘女士把一张法轮功的传单忘在了她的办公桌上，她“暴露”了。她的同事向保安告发她。第二天她去上班时被逮捕了。从二零零一年九月到二零零三年一月，她在北京的一个劳教所里被关押了十六个月。在劳教所里，她被强迫象奴隶一样的工作，身体受到折磨，精神被摧残，甚至还被剥夺睡觉和使用卫生间的权利。

* 劳教所中的经历

在劳教所里，他们经常给她体检：检查她的内脏、心脏、验血。她认为这些举动和被国际人权组织证实的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罪行有关。她认为她能活着出来是一个奇迹，因为她曾经是这项新的灭绝性的大屠杀的潜在受害人。

在最艰难的时刻，她以前所学救了。“当他们殴打我时，我没有恨他们，我向他们说明法轮功是什么。”

* 自由的德国

之后，刘女士很幸运的留学



图：在前往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公路旁，法轮功学员高举反迫害横幅

人权恶棍行路难

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在台湾被告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六一零办公室”头目杨松离开花莲，欲走苏花公路经宜兰前至台北，当地法轮功学员在路口的各角落拉起贴有杨松巨幅档案照片、迫害恶行的展板及“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等横幅。

杨松二十日来台湾，遭法轮功学员刑事提告，亲自接获“诉状”，成为台湾高检署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以来受理的“国际人权重罪”第五号被告。杨松的环岛行程，在台湾各地都遇到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抗议，杨因此多次临时取消、变更行程。

不敢下车

杨松一行人二十五日晚十时抵达花莲美仑饭店，所到之处都有大批法轮功学员拉起反迫害横幅、高喊“停止迫害”、“天灭中共”等口号。二十六日清早七时半，杨松一行人两辆车提前出发往太鲁阁国家公园，以躲避法轮功学员的抗议，还特别让警车开道前往，阻隔其他车辆靠近，但杨松沿路上仍遭遇法轮功反迫害的声浪。

杨松预定前往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九曲洞、长春祠等景点，一概取消下车参观；行程直接跳到“燕子口”起点，但杨松不敢下车，直到燕子口后段才下车短暂停留，随行人员环绕，不准任何人靠近、拍照。之后，杨松再上车开往人少地段停留数分钟看风景，接着车队就往回转，经过长春祠入口处，再遭遇法轮功学员，杨松车队犹豫不决、不敢下车，九时半就草草离开太鲁阁。

现场执勤的花莲警察对记者表示，警方了解法轮功团体，不会干涉法轮功活动，在警车离去前，警察还向学员竖起大拇指致意。

高音广播人权劣迹

为闪躲法轮功，杨松车队

匆匆结束花莲行程，经宜兰苏澳返回台北。在苏花公路九公里处，宜兰法轮功学员车辆尾随，以扩音器沿途向杨松车队大声喊出“杨松，你被告了！你犯了残害人群罪！你违反了人权公约！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就这样一路十几公里跟着广播，途经宜兰平面道路，一路上引起许多开车民众的关注。

上午十一时十分，杨松的车队驶近国道五号入口，路边又遭遇法轮功学员拉横幅如影随形，杨松座车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在此等候的十余位法轮功学员高声抗议：“杨松你被告了，台湾不欢迎你！停止迫害法轮功！”并有二位学员近距离靠近车队，展示“法轮大法好”横幅。

杨松是湖北省“六一零办公室”的头号人物。湖北省是迫害法轮功极其严重的省份之一，通过民间渠道证实，至少一百六十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六一零办公室”正是指挥迫害系统的核心，类似于二次大战中的盖世太保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呼吁，杨松等人应受全人类谴责，所到之处被绳之以法。

一个月来在台湾被刑事提告的中共高官黄华华、赵正永、王作安及杨松，四人均因在大陆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违犯了“残害人群罪”及“人权公约”的规定。由于黄、赵、王三个人权恶棍已经离台，目前仍在台的湖北省“盖世太保”头子杨松，遂成为全球瞩目台湾高检署是否对其采取行动的聚焦对象。由于四名被告中共官员均涉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法轮功学员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摧残信仰自由，“活摘器官”更是人神共愤的恶行，呼吁民众共同制止迫害，政府不应该让人权刽子手进入台湾。

德国。当然，她需要签证。法轮功学员的档案都被输入电脑系统，但幸运的是有关她的档案丢失了，否则，她不可能离开中国。从二零零四年起，她一直住在德国，她计划以后在多特蒙德参加建筑设计的国家级考试。

“对我来说，自由是最重要的。我可以修炼法轮功，可以和其他人讲法轮功。自由的社会完全不一样。刚来到德国时，看见警察我会害怕。”

她的父母还住在北京，但是4年前，他们成功的来到德国看她。

幸运的是她的丈夫在她来德国的两年之后也来到德国和她团聚。他不修炼法轮功，但是从来不阻止她修炼。

* 令人不解的是什么？

曾经广受欢迎的法轮功今天却在中国被禁止。在公开场合谈话会导致被捕、劳教、酷刑折磨，甚至被杀害。法轮功的修炼者遍布世界各地，保加利亚也有法轮功学员。本地学员每个周末在南方公园里集体炼功。